

老来重圆儿时梦

文 / 裴天蓉

老里八早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个小人，现在蛮多侬是有第三代小人了，伊拉看到现在个小人搭伊拉小辰光完全是两种生活，就像现在个马路，名字还是原来个名字，面貌完全勿一样了。

老早有个远房亲眷住辣嘉善路一条弄堂口个过街楼上，埃歇辰光种房子蛮多个，楼下一般会有人摆摊头，比如皮匠摊、修鞋摊、水果摊。辣搭摆摊头个好处勿少，比如：弄堂口人来人往客流多；碰着落雨也勿会淋湿……阿拉亲眷楼下倒没人摆摊头，我每趟去总归看到坐仔交关人，老老小小坐辣一道，谈谈山海经，听听过街楼里传出来个歌声琴声。我印象比较深个是，过街楼房顶上有一扇老虎窗，窗边放仔一盆花，蛮弹眼落睛个。

埃歇辰光我辣读中学，每年放暑假，总归要去走几趟亲眷，开始是阿拉阿爸带我去个，去过以后觉得蛮好白相就自家去了。伊拉屋里有一个阿哥、一个阿妹，阿哥跟我同龄，会拉小提琴，阿妹会唱歌，唱得邪气好听。当时有一个电影叫《马路天使》，老演员赵丹、周璇等人主演，电影里有一幕赵丹一边拉二胡，一边从老房子窗口伸出头来，周璇辣对面窗口唱歌。周璇唱得自然好听，我特别欢喜听伊唱个《四季歌》。勿晓得啥原因，我每趟走到伊拉弄堂口，听到老虎窗里传出来个歌声，总会想起《马路天使》里个画面。或许是因为阿妹个歌声像周璇一样软糯甜美。

要走上过街楼，需要经过一段又陡又窄个木楼梯，我总会尽量放轻脚步，因为楼梯木板软绵绵个像弹簧，还会发出吱吱嘎嘎个声音，我邪气担心会踩坏楼梯。进到伊拉屋里，伊拉姆妈对

我邪气热情，嘘寒问暖，还拿出各种吃食招待我，弄得我邪气勿好意思。伊拉兄妹看到我，打过招呼就继续拉琴唱歌，邪气专心。

或许是经常受到音乐个熏陶，我有了想要学乐器个想法。有一天，我回到屋里就去问姆妈，能勿能帮我买个乐器，小提琴或者二胡侬可以。现在爷娘听到小人想要学乐器肯定邪气开心，可惜当年屋里经济勿宽裕，买乐器是一桩大事体，阿爸姆妈反复商量，最后还是呒没同意。

几十年过去，我也已经退休了。为了圆小辰光个梦想，去老年大学报了一只二胡班。老年大学离嘉善路勿远，我经常会走过去转转看看。小辰光个“过街楼”早已消失，一眼看去侬是高楼大厦，但是我还是会停下脚步寻找记忆中个老房子。我现在会拉交关曲子了，《赛马》《江河水》……水平不是一眼眼，因为阿拉已经不是当年个小姑娘了。

书架上有一本我珍藏了交关年个中学《地理》课本，虽略显陈旧，却能勿时打开我个记忆闸门，拨我带来一段美好个回忆。我之所以收藏那本勿起眼个课本，是因为一位当年个中学地理老师，伊上地理课辰光自然流露出来个幽默感让阿拉痒点学生仔百听勿厌。

我读个中学背靠黄浦江，来来往往大轮船勿时映入眼帘。我勿经意间就对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。而地理老师个幽默风趣，辣阿拉学堂里也是出了名个。讲课辰光，伊总有各种精彩妙语脱口而出。比如讲到陆地搭仔海洋个关系，老师形象地将其比喻为“七分海洋三分地，陆地是个小弟弟”，顿时拿陆地面积搭仔海洋面积个比例划分讲得清清楚楚。

讲到太阳系，哪能让学生记牢九大行星个位置顺序？地理老师拿知识点总结成一句闲话：“水晶地里花木吐艳，天海也变得明亮了”，利用谐音说明了九大行星依次是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、冥王星。即使到了几十年后，我依然记得非常清晰。

还有一些国家和其所处个地理位置，包括比较长个首都名字，同学们难以记牢，地理老师也会

充分运用谐音法、典故法、联想等各种记忆方法，勿断拨阿拉加深理解搭仔印象。伊略显夸张个肢体动作，令人捧腹个“一本正经”语言，使阿拉个学习兴趣完全激发出来，整堂课直到结束仍意犹未尽。每当打开散发着油墨清香个地理课本，从中了解世界各地个风土人情、名胜古迹，浏览高山、草原、森林、瀑布、湖泊、火山、冰原风光等插图，我侬有一种邪气愉悦个感觉，希望下一堂地理课能够快些到来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无论出差到啥地方，我侬会去书店买一些当地个地理书搭仔地图册，作为收藏品。现在屋里向已经有勿少那方面个书册。各种各样个地理书搭仔地图册尽管装帧、用纸、印刷比以前更加考究，我仍旧钟情于保存那本中学课本。正是有了那位风趣幽默个老师，学习勿再枯燥，使我获益匪浅。

现在已经放暑假了，中考、高考也已经结束，许多小朋友可以轻轻松松地白相了，而老师们还要利用假期准备下学期个教案。那搭，我要向各位老师深表敬意，感谢伊拉个奉献。

书架上个地理课本

文 / 邵天骏

“烂铅皮”冒充“克罗米”

文 / 翁治方

沪语里有一句嘲弄人的话，叫做“烂铅皮冒充克罗米”。意思是讲明明一块不上台面的“烂铅皮”，却要冒充光鲜亮丽的“克罗米”。那么什么是“克罗米”呢？“克罗米”是指经过镀铬的金属制品，外表银光闪闪，十分漂亮。由于金属铬在空气中极易钝化，表面会形成一层极薄的钝化膜，使金属制品光亮耐磨，讨人欢喜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并非实实在在的“克罗米”，而是“烂铅皮”冒充的，那就很糟糕了。

以前我住在石库门老房子里的时候，有个叫阿海的邻居，他为人虚头巴脑，做事的时候喜欢摆

老资格，不但嘴巴上老三老四，行动上也喜欢表现一番，可惜能力太差，往往会弄巧成拙。例如当时石库门房子里的厨房是几户人家共用的，有一次我打算烧一个麻辣豆腐，因为第一次做，心里没底，正在犹豫，他就自告奋勇来帮忙，叫我让开，让他来做。结果一通忙活后，做出来的菜完全没法吃。我老婆当场就埋怨我：“依哪能好相信伊造种‘烂铅皮冒充克罗米’的人呢！”

其实现在，生活中也经常能遇到“烂铅皮冒充克罗米”的人和事，所以我搬出这句上海话来提醒大家，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，小便宜不能贪，否则很容易上当受骗。

聪明灵巧叫“解豸”

文 / 周曙明

沪语趣谈

以前上海话里把聪明能干、心灵手巧叫“xiā zǎ”，写作“解豸”（普通话念 xiè zhì）或“解犭”。这是一个表示赞扬的词语，现在仍有应用。2022年6月，上海浦江镇在保护与传承国家级非遗项目“沪谚”的活动中，就推出了吉祥物IP“解豸”的卡通形象。

在实际运用中，比如有位兰兰姑娘心灵手巧，各种家务都干得好，那么就可以这样夸她：“兰兰造个小姑娘解豸来，样样事体侬会做”。如果说得俏皮一点，还可以说：“迭个小姑娘‘额角头浪摆扁担——头挑’，解豸来”。在沪谚中也有“解豸”的应用，有句沪谚：“千解豸万解豸，踏板头上有勿得三双小囚鞋”。意思是说，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再能干的人也难以扶养多个孩子。

其实，“解豸”这个词，在民间

应用相当久远。据传，解豸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独角瑞兽，懂人言知人性，能辨是非曲直，能识奸善恶。它又是司法“公平正义”的象征，被称为“法兽”，古代执法官吏戴的帽子就叫解豸冠。

当然，“解豸”在如今的上海话中已经没有了传说中的含义，只是形容“聪明能干，心灵手巧”。我就认识一位“解豸人”。他是浦东三林塘的朱老师，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。他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，师德修养好，业务水平高，毛笔字、粉笔字、钢笔字都写得漂亮，在学校里开办书法篆刻班，培养了许多小书法家。他的业余爱好也很广泛：乒乓、篮球、桥牌样样精通，二胡、手风琴也拉得好。后来，调到成人学校工作，又创办了“烹饪”培训班。在当地提起朱老师，大家都说他是“解豸人”。

一汤一茶罗汉果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老好，人人心里侬有一座清凉山。只勿过，清凉山里也要有

食物，比方罗汉果。隔日夜里，从中药房买了罗汉果、夏枯草、蜜炙枇杷叶等，趁早上天气还清凉，烧一壶罗汉果茶，等歇出门随身带着；一个炖汤，晚上回家，添两碟小菜，一碗白饭。

一茶，取罗汉果1个打碎，与15克夏枯草一道煎三次，滗出汤汁，欢喜甜味道个可以加点点红糖，欢喜原味个就勿加，按自家口味来。南方湿热，老百姓夏季侬用那茶水解暑，常喝此茶，有清肺、润肠、化痰等作用。

一汤，取猪腱子肉半斤左右，焯水备用；罗汉果取四分之一，蜜炙枇杷叶20克，生姜若干，一道汰清爽装一只茶包。所有食材一道放清水里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炖40分钟左右，加盐调味就好。

罗汉果，人称良药佳果，蜜炙枇杷叶，去苦味，两样都性凉，味甘，又勿会升高血糖。好把，且把这一汤一茶，当作今朝阿拉个清凉山。

灶披间

辰光过得真快，好像也就隔仔一霎眼个工夫，大暑节气就到了。现在个高温天越来越热，所以要倍加珍惜眼门前每一段平和温暖个日脚。

夏日炎炎个日脚，就像古人在《释名》里说个这个“暑”字：暑，煮也，热如煮物也。其实，那几天已经身在“煮”中，老清老早，野乌子乱叫。

当然，有各式各样清凉消暑个办法。

像我一个好朋友，三四天前就一脚油门，一路向北，朝海边潇洒而去。那两天，伊赛过实行了温度自由，那勒24摄氏度左右个天地之间，仰望星空，乘乘风凉。

或者，阿拉几个欢喜画画个好朋友，那勒空调房里，各执画笔，画个侬是清凉绿夏。去勿了远方，够勿着海风，也可以安下心来，像宋人温革《琐碎集》中讲个：“避暑有妙法，不在泉石间。宁心无一事，便是清凉山。”

茄山河

前几日去拜望老同事，看到一部有“菜篮子”三个字个厢式货车停辣小市广场边浪。老同事讲，那是市郊某蔬菜合作社定期来摆摊头卖菜个专用车。

到小菜场买菜是大家天天要做个家务。四十几年前，政府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买菜难，搞了“菜篮子”工程，当时那辆货车辣马路浪常常看到。现在买菜勿难了，那辆车子已经看勿大到了。

篮子，上海闲话叫“篮头”，菜篮子就叫“菜篮头”。

菜篮头有交关种，比较多个是篮口直径半尺多，深一尺多。篮头拎攀两头分叉结扎辣篮口边浪，拎辣手里或者是套辣手臂膊浪邪气稳当。

当时篮头到处有卖，除脱国营土产杂品店搭仔竹木制品店，马路边、弄堂里

又见“菜篮子”专用车

文 / 钱红春

也经常可以看到摆地摊卖竹篮个小贩，还有用扁担挑仔几十只篮子走街串巷卖个。

买小菜看看简单，其实也蛮吃力个。当天要买点啥小菜，买多少，出门前侬要想好，除脱带好钞票，还要带好相应票证。假使忘记脱或者拿错脱，乃末一趟趟有得跑了。当年大家平常侬吃得简单，到了礼拜天或者节假日，侬想改善改善，小菜场就会闹猛得勿得了。勿管是肉摊头、鱼摊头，还是蔬菜豆制品摊头，每只摊位前头侬排满人。

交关人家侬是天勿亮就一家门一道到小菜场排队。人一多，纠纷就难免多起来，当时小菜场里顶顶忙个勿是营业员；勿是卖葱卖蒜个老阿妈；也勿是帮人刮鱼鳞、收点鱼肚肠卖到乡下头当鸭饲料个阿姨，而是戴仔红袖章，手拿喇叭筒维持秩序个纠察。有人讲当时买小菜比上班还紧张，真是一眼勿瞎讲。

后来国家经济建设蒸蒸日上，物资供应充足了，市场繁荣了，各种票证也取消了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阿拉国家个工业化飞速发展，各种塑料制品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好，阿拉居民每天买小菜必备个篮头，逐渐被各种规格、颜色个塑料袋取代，就算空手到小菜场也能够满载而归。屋里拎仔几十年个竹篮头侬“退休”了。

现在买菜更加便当，假使勿想跑菜场，手机浪向点点按按，快递一歇歇就会拿要买个小菜送上门，比自家到菜场买菜还要快。至于习惯“眼见为实”，买小菜辰光欢喜挑挑拣拣个“买汰烧”们也勿着担心，依看，标有“菜篮子”三个字个专用车，会定期拿菜场搬到家门口。

交关年数勿拎菜篮头了，但“菜篮子”三个字还是深深印辣我个记忆里，除脱当年印象深刻个“菜篮子”工程，还有曾经个酸甜苦辣。